

下來。淋得我像只落湯之雞。再也不能奮鬥。便在一家店鋪簷下。暫躲一刻。那時大小店鋪。已經完全安睡。唯見斜刺裏一家宵夜館子。還在興高采烈。供人吃喝。我本是貪喝之人。酒菜當前。不禁饒涎下滴。心想橫豎下雨。不如就一角錢的黃包車費。換一盞酒喝。待他停了雨回去。還不妨事。於是覓過馬路。跨進酒館。拾級上樓。舉目一望。只見滿坑滿谷。無可容膝。只得回到樓下。揀一個空席坐下。纔喝得兩口。忽見兩個男子。一先一後的進來。在我的旁桌坐下。我在一瞥之間。心裏頓興了一個念頭。這兩個漢子。面色非常熟悉。好像在那裏見過。而且像是搶食的叫化兒。現在所穿的衣服。雖未華麗。却已不是前日的醜態不堪了。

(未完)

### 選舉毒

(四)

亮軒

憤而棄職。却不道省選的腐敗。正復相同此真可爲中國前途。放聲大哭。但是我於這種代議士的滋味。已嘗得夠了。殊無意再爲馮婦。即使勉強做了。也祇是孤掌難鳴。決難有何等作爲。却反被那些不知恥的參議員。笑我忘不了利祿。所以對於兄等美意。祇能心領了。

桑心病正色道。先生差矣。古語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當鄉里切身之事。先生素來見義勇爲。不讓前賢。乃以受一度之刺激。遽灰心如此。忍使鄉里小百姓。永處水深火熱之中。而不一援手。揆春秋責備賢者之旨。不得不忠告先生。弟等激於大義。頗願有所效忠於鄉里。惟自審才識聲望。遠遜先生。故甘心擁戴。並無絲毫作用於其間。況弟等運動手續。純採西洋宣傳主義。憑先生之道德文章爲號召。事之成否。尚未可必。就是將來能達目的。亦當一任先生之行其是。弟等決不稍加參預於其間。這是弟敢代表同人在先生前賭咒的。

先生懷抱利器。本也不甘就此碌碌。所以竟慨然允了。第二天初

選揭曉時。不消說。先生的大名。自然高居榜上。後來種種。也便倖未被淘汰。於是乎先生就是省議員了。其間雖復經良心報記者屢次的忠告。奈先生受毒已深。竟毫不介意。並且還在祝賀報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開路」。反對忠心耿耿的良心報記者大罵特罵。良心報記者知道先生非受着巨創深痛。決難知悔。所以也就不再囑咐。

果然不出先生所料。在第一次常會中。先生也曾提議過好幾件正大堂皇的議案。怎奈既沒有一個人肯連署。又沒有一個人肯附和。就是關係到本縣利害的事件。同鄉諸議員。都祇望着冷笑。先生至此。始懷悔起。來。

自先生做了議員以後。桑心病和古風社一班人。從沒來干過過一次。不但先生覺着奇怪。就是良心報記者也覺非常怪異。有天先生閒着沒事。就信步跑到古風社。恰巧諸人都在。先生和他們談到省會情形。極爲憤慨。諸人也都義形於色。而桑心病尤其其是激昂慷慨。指手畫脚。把遠在幾百里的許多議員先生們。罵得個狗尿噴頭。先生正在百無聊賴中。聽了這一席痛快話。頗爲合意。繼復談到本縣的行政方面。於是乎桑心病的談鋒遂一發而不可收。是有四五個鐘頭。不容他人加入一語。列舉本邑溫知事枉法濫職的事實。總共有一百十餘件。件件說來有憑有據。不由先生不信。先生聽了。直跳起來道。真的麼。那還了得。那麼爲甚邑中竟沒有一個人到上級官廳去告發。却任他放肆到這般地步。桑心病拍案道。先生這麼一問。更引得我氣涌如山了。這個東西。(指溫知事)仗着現任省長是他至戚。開裏又有幾個熟人。所以敢無惡不作。當地紳士中。不助爲虐。已是上着。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先生道。那麼本邑幾代代議士。爲什麼都閉口不言呢。桑心病道。上屆省會。本邑總共佔了五席。其中却有三人是溫知事的拜禮子兄弟。就是餘兩人。也曾受過他的好處。要想他們出頭爲我等小百姓叫冤屈。不是與虎謀皮麼。

(未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七日

壬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 小說日報

本報廣告刊例

發行主任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廣告主任 嚴美孫

今日本報附送第六期增刊兒童號一張倘有遺漏請向送報人索取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種先期預告讀者倘有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等致酬概贈每篇字數至多五百字以內有題者爲首題須就原稿刊成木稿務請寫清來稿不合恕不登還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信面請寫明星期增刊編輯部(附告)第七期增刊爲愛情號第八期爲社會號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遠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缺不全此係郵局遺失者請即寄信通知本社當即補寄一份此佈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部第一期愛情號徵文題(一)小說欄廬父值課題爲戀愛真諦(二)諸林欄卓呆值課題爲情海游記(三)文藝欄天嘯值課題爲情之界說時日無多應徵請速



近代小説名家小史

許指嚴

(續)

鉏●  
農●

許先生指巖。原名國英。字志毅。別署硯廬主。今更號華閣主。江蘇昆陵人。余問業師也。初從事教育界。嘗授國文於南江公學。繼受商務書館聘任編輯會輯中學國文史學講義等書數種。刊行於世。後學生徒。得先生著作。咸慕先生名不置。光復初。幾以病廢。旋出應金陵高師聘。教授國文。既而漫游京滬。卒不遇。常以小說筆記自遣。先生世業儒。祖父均積學。奈終不能見用於時。祖曾游某官幕。習知朝局隱秘。先生幼時。所聞較多。性敏捷強記。無書不讀。尤湛精於史。耆齡卽能詩文。且工書法。化顏柳歐蘇於一冶。遇臨池。見者無不稱羨。以性嗜舊聞。乃羅掌故。課餘輒記其先人所述。成南巡秘記等數種。滬上書局得之。居爲奇貨。時人咸慕盛名。索稿者接踵至。先生偶興起。亦揮灑以應。帝政既仆。新治方張。京友邀先生北上。任財政部機關文書事。遂辭金陵教職。賭官海怪潮。目擊心灰。不甘久處。甫二載。卽辭南旋。著十葉野聞及新華夢等。傳誦於世。時有先

#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順起爲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及諸同志如欲代爲推銷介紹無任歡迎

(一)承銷辦法 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刊隨報附贈零售每份無折扣承銷十份以上六折五折十份以上五折一百份以上四折五折概以大洋計算寄費在內報費各惠

(二)介紹辦法 此項辦法專爲各埠同志愛閱本報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爲準

來既熟按每屆陽曆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滬地有安實商家担保則第一月亦無須先惠報費)

小說日報社發行部啓

小說



# 快樂的化子

孫季康

尙極力以顧全其貧戚窮友。較之富而好施者。更勝一籌焉。多情於酒。將市隱以終身。實時勢爲之也。假令在數十年前。必有所表見。雖不逮中興名臣。或將與李次青張樵野黃合度輩頡頏。而乃執笨筆售小說於市。其命也夫。

那一條小小的交通路。地方倒很清靜。行列的鋪子。也都是書坊和古玩等類。比了別條馬路裏的喧喧嚷嚷。良莠不齊。那就有些雅俗不同了。

下走素習幽靜。對於爭妍鬥艷的遊戲場。向來視為畏途。酒寮妓院等娛樂場。更未嘗涉足其間。只待職務完畢。便到交通路去。和幾個朋友們下下棋。談談天。倒也怪適意的。不過等欄一眺。便瞧見許多叫化兒。成羣結隊的聚在那裏。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足足有二三十個。到得人家飯後。便都提着簋子。收拾人家的殘羹。那一班挑飯朋友。經過這裏。正比閻王關還要難過。他們吃飽的肚子。疲倦的就此攤了幾張戲單。很舒服的做一覺午睡。高興弄牌的。便合着七八個同伴。蹲伏在一堆。打幾圈撲克。嘻嘻哈哈。也和大公館裏老爺少爺太太小姐們一樣的滋味。

我見了這種情形。常常詫為怪事。好好一條馬路。被幾個星宿。混在其間。便弄得沒有精彩了。可是瞧他們的年紀。大半在壯強時候。什麼也可以做得。叫化生涯。究竟是靠不住的。為什麼他們都是甘之若飴呢。

我那朋友陸君。他是樂天派。終日和紹興京莊為侶。沒有憂愁的

生同鄉高足弟子李君定夷者。在國華書局組小說新報。約先生同任編輯。後李君他適。先生繼其事。僅半載即拂袖去。蓋性高潔。嫉俗如仇。故落落寡合若此。顧以政海不可一日居。又爲生事所迫。乃混迹爲市隱。任某銀行文書主任。時余遙從林琴南先生問業。林先生因鑒余求學情切。特函授恐無實獲。乃函囑兼求面授於先生。余久耳先生名。夙愛讀先生著述。欲拜門牆。又恐見拒。今得琴南先生介紹。當不趨棄。乃逕造其廬請業。先生鑒余向學之誠。慨允所請。早夕過從。講章義。課詩文。循循不倦。但竊瞻顏色。終憔悴不歡。蓋爲環境所逼。家人婦子數十口。性復仗義好施。宵賤咸串。或肆瞻其費用。或邀之來家。以供給衣食。待先生舉火者凡五六家。雖先生生於公餘之暇。鬻書文以補救。而一管禿筆。支舉百鈞。固不堪其憂也。幸嗜飲。嘗語余曰。酒果可消愁。我若屏杯中物。奄化久矣。其曠達又如何。今春先生緣求書案稿者繁。適辭某銀行職。專腐海墻。以硯畊爲活。然恐不自贖。聞明歲又將應某大公司之聘。近日余偶與先生論及時下小說派別之趨勢。先生喟然嘆曰。邇來小說派別多。競爭烈。然在此新舊交替之時。當新舊兼爲之。殊不當以舊譏新。著新毀舊也。卽我近作。亦爲過渡主張。無論其爲實派邪。舊浪漫派邪。新浪漫派邪。均將爲之。今余長篇雖久未作。短篇則於新舊諸體。咸有著述。但作一新體者。舊派之人。必譏以效顰時俗。著一舊派者。新人物又必詆之爲故步自封。我年漸邁。腦力漸衰。不願更若輩靳靳於此。乘此未朽之年。將易轍爲商。除鬻書賣文外。擬不再爲小說矣。今先生有彈華聞文藝社之組織。藉以提倡藝林雅事。交換知識技能物品。先生雖主其事。實爲其契友圖衣食計也。此亦先生濟人之急之一斑云。

鉏農曰。余問業先生。行將四年。自顧仍無所進益。豈教導之力歟。抑自修之無恒也。今先生尙不憚煩。孜孜導余游文苑。而余鶩鈍之性。恐終負先生之苦心矣。先生富於才華。窮於境遇。

日子。夜裏在報館裏編輯。日裏頭常和我一起兒談談。這天。瞧見了這個情形。他便長歎一聲對我說道。……孫郎。你瞧他們適意嗎。他們的快樂。正如入了洞天仙境。我說。你默了。他們是沿門托鉢的叫化兒呀。搶得到。飽一頓。搶不到。餓一餐。夜頭露宿在人家沿下。風吹雨打。真是人間的地獄。有什麼快樂可說。不過這一輩星宿。大都是自作孽。不可活。也沒有什麼可憐的地方呢。他聽了我這幾句話。便口了一聲說道。你曉得什麼。他們雖然戴了一個叫化頭銜。那一種安樂的幸福。今生今世。我和你休想及得上。再也用不着你的垂憐。我們摸着筆墨生涯的人。挖空了腦筋。吊枯了心血。換得幾個錢來。還是養不活家裏頭的白髮父母。黃口兒女。他們操了叫化生涯。倒是有家有室。兒女歡笑。只須伸長點手臂。一天經費。就得綽乎有餘。再也用不着一些心思。所以筆墨生涯。比了叫化生涯。真要苦上萬倍。你說對嗎。

我想吃筆墨餵的人。果然很苦。不過及不上叫化兒這句話。未免言過其實。而且他們自己的生活。還在懸空。那能說到養妻育子兩字。這話不知他從那兒聽來。我便笑着問他道。你說他們有家有室。何以知道。陸君笑道。你還不信嗎。來。來。我來講給你聽。說着。便把我拉到裏面坐了。慢慢地說道。今天橫豎閑着。我便講一段笑話你聽聽。這事可是我耳聞目睹。沒有半句虛飾。我道。好好。你講啦。他歎了一聲。這纔說道。

有一天夜裏。發齊稿子。已是兩點多鐘。我走出報館門口。四下裏一望。只見細雨飄飄。道路盡濕。一陣陣的北風。侵入肌膚。電竿木上。幾盞路燈。還是熊熊的發出奇光。馬路裏的行人。却已寥寥若星辰。不過時有一部兩部的摩托卡。噹噹的駛過。大概都是公館裏的奶奶和閨老們回府。我想雇一輛黃包車回去。可是喊穿了喉嚨。也沒一人答應。沒奈何。只得冒着風雨狂跑。那知跑到鄭家木橋那裏。不做美的老天。偏偏和我作對。傾盆般的倒將







# 雙雲記

(三十二)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金公子既至省垣。入見汪公。修後輩禮。汪公謂昔日在都下偶見一次。公子年不過十歲左右。一別多年。所惜尊公早世。不及見公子長成。公子謂鄉居乏師友。學問不進。痛負先人。尚望伯父有以教之。汪公曰。今後我與府上。不獨世誼。且添卻一重姻誼矣。雲士實不知此中曲折。因曰。小姪愚昧。有所未知。望伯父明以教之。公曰。道路奔馳。想多勞頓。且事休息。我適有屬員因公請見。少頃再談也。一面已使人安排書房兩間。俾公子暫下榻其中。公子既至書室。忽聞窗外有人聲。似僕婢輩來此窺探者。既而微聞相親甚好一語。公子即反身向內坐。又聞一人曰。此姑娘之福也。聽至此。心中大疑。兀不自安。既而送客者至。謂大人出轅有要公。不及奉陪。請公子獨自進膳。雲士清靜自好之士。又心中常念情雲。忽聞此語。實不能索解。勉強進膳。實任食不下咽。是夕又寢不成寐。輾轉枕上。忽入夢。似聞汪公傳命將已招贅。已不肯。媒妁來勸。雲士則謂我自有一婦。何得重婚。又聞媒妁言汪公乃現任巡撫。爾岳乃已革主事。爾何不知去就也。且汪公赫赫之勢。位冠百僚。能富人。亦能殺人。爾若肯就。為巡撫之婿。立即富貴。若不聽。正恐禍且不測乎。公子怒曰。我道汪公有念舊之情。命我到。誰知心懷不良。為此刻婚之舉。我金某不貪富貴者。媒妁又曰。富貴不貪。性命亦不要乎。公子曰。汪公封疆大吏。雖生殺有權。亦斷不能戮及無辜。何謂我不要性命。既而此媒妁又為朱次瞻。次瞻固雲士在長沙見過者。謂雲士曰。公子爾有所不知。現在李情雲已在長沙病死。故我為公子執柯。再續此段良緣。汪公以與公子先公有故舊之情。故肯俯允。他人求之不得。公子何猶如是。切勿錯過。公子則曰。我不信情雲死。爾等設計刻婚。乃造作此等言語。我決不從也。既而又若汪公自來勸公子。公子決不願。並謂我即日歸去。家母盼望云云。忽一瞬。汪公與朱次瞻均不見。見情雲獨自一人入。見公子而哭。公子起為拭淚曰。妹久不見。何消瘦至此。人謂妹死。我固不信。妹即死。我亦相從地下。決不改節也。妹請放心。情雲哭而言曰。哥哥心堅如鐵石。我豈不知。但我實已死矣。今乃我之靈魂來別哥哥。願哥哥勿以為念。雲士聞此語。即失聲哭曰。妹以何時死。以何病死。快語我。語未畢。情雲忽不見。雲士至此。乃頓足大哭不止。自驚而醒。醒時已紅日在窗矣。念此夢不祥。猶記當日在京。與情雲妹同感惡夢。然終得觀音大士之救。今豈不驗乎。大士果安在耶。其實陳夫人即可當得觀音大士。雲士積疑生夢。因夢而懼。頗不自安。急欲知汪公見召之意。汪公一連數日不與見。惟日使旗牌引之到省城各處游玩登覽。以資消遣。而金公子方懷疑莫釋。度日如年。汪公那裏知道。所以不即見者。因金公子到省之日。適接到視子長在途所發信。謂即日將來。已於今日繞道汨源。去探望金夫人及其公子也。彼固不知公子已在撫轅。而汪公以為視師將到。此事待他來說明之。較為自然。免得自行說出也。既而子長到省垣。既拜見汪公。具道赴汨源見金夫人將前事細述一番。夫人感激涕零。今金公子既在此。即可擇日為之完花燭矣。汪公曰。然。惟公子雖在署中。此事尚未告知之。因知足下將到。即煩足下與之說明也。視子長曰。少頃。即與公子相見。彼此道契闊之情。子長是夜亦在公子室中下榻。乃將李壽門進京。及周氏奪婚。情雲剪髮。中丞公夫婦認爲奇女。今膺簡命來晉。即帶情雲同來。將與爾完花燭等事。一一告知公子。公子聽罷。呆若木雞。以為人世事故。乃有如是之變幻乎。昨夢固由疑慮所致。無足憑也。雲士乃語視師曰。此事未可造次。我明日當拜別中丞公。歸去觀母。得有母命。然後再來。

(未完)

常州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州 收件處 閶門外橋頭華盛 製造紙張事務所

\*\*\*指嚴潤例\*\*\*

冊子 一元	泥金加倍	瑞璣雙加半	真楷一分
每方尺	加倍	瑞璣雙加半	真楷一分

堂幅 屏條 橫幅 名刺 扇 各款

大正八元 八尺六元 七尺五元 五尺三元 四尺二元 三尺一元 二尺五角 一尺一元 每字一元 二尺每字一元 三尺每字一元 四尺每字一元 五尺每字一元 六尺每字一元 七尺每字一元 八尺每字一元 九尺每字一元 十尺每字一元

振着嘴低聲道。本來我們吃堂子飯的。客人果然要招呼。客人的朋友。還比客人緊要。格外的要巴結討好。才是正理。可是這位陸少大人的脾氣。委實教人親近不來的。稍微給他一點面子。他就要給人動手動腳的。做出許多肉麻相兒。雖說我們吃了這盤飯。道不得個行規矩。擺不出人家人架子。但是當着大衆之中。究竟也要顧點面皮。不是我說句委屈說話。像他這般做手。只該白相白相野雞堂子。還許相宜一點。長三幫中。却不配這般胡鬧。老實說。這也不是他欺侮我們。簡直是他自欺自侮罷了。我聽了。點頭太息。隨即親自撈了叶芬的手。一同進去。見春帆獨自一人。躺在牀上。頭仰着天。像個轉什麼念頭的樣子。我笑道。春帆兄。老五來了。春帆聽了。驀地把手子直跳起來。本想問話。却就覺是我們尋他的開心。便也禁不住一笑。重複坐下。和我瞎談了一回。過有許多時候。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九 東越許廬父著

却總不見老五前來。瞧那春帆神色。似乎十分進急的光景。一回兒昂頭向外。偷偷的望一望兒。一回兒又側着耳。聽一聽外面的人聲。每逢聽得人家差來了。一定還要失神落智的。擺頭探腦。我不覺點頭嘆了一聲。又笑了一笑道。春帆春帆。也可謂自作多情。想你爲那老五急發急。可也不曉得老五還認識你這位陸少大人麼。可憐可憐。一語未了。春帆又說出一句笑話兒來。未知又是什麼笑話。請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坐冰窖痴子無顏 碎醋瓶庸夫驚脚

却說春帆聽我笑他自作多情。便笑了一笑道。你倒別這麼說。那老五可不比寶實那賤人。那天你是沒有聽見。他對我講好多說話。句句都是有情義。有道理的。你休說堂子裏沒有好人。我瞧老五人品。總比別人要規矩得多呢。我聽了這番痴話。禁不住要笑出聲來。很想駁他幾句。想了一想。春帆神智未清

。頭腦昏迷。逆耳良言。如何受得進去。便也不說什麼。只唯唯諾諾的敷衍了一回。誰知老五因是生客叫局。直到開席時候。別人的堂差統到了。他才跟了四寶。慢慢地走了進來。四寶自然先坐到子才一邊。却向春帆笑了一笑。算是打了一個招呼。老五只朝春帆嘴兒一抿。就一屁股坐他的後面。春帆正在發急。見他來了。宛如得了一件活寶。忙即回頭去。堆下滿面笑容。說道。我的五阿姊。你怎麼來得這般遲。可把我活的急壞了。說時。便要伸手去攔那老五的下。老五急得把身子向後一仰。幾乎連凳子翻了下去。惹得衆人哄堂大笑起來。老五跟慣紅信人。自己又做了一個好戶頭。雖說性情還算和平。究竟脫不了時髦習氣。此時又羞又怒。又氣又急。驀地踢開凳子。立起身來。走到子才身邊坐下。口中還咕嚕道。結生豬頭三。噲人要催叫哈斷命堂差。楚勿管生人而熟。大場面浪

七十

東越許廬父著

。就實梗棍俏起來。算啥。春帆見老五這樣舉動。又聽了他的說話。心中好生沒趣。又不好發作出來。怕再受他的指白。只得低着頭。剝杏仁吃。面孔一陣紅。一陣青的。看他好不自在。幸而衆人正在暢飲酒。誰也不去理會他。總算給他換過了面子。隨後子才吩咐四寶轉局過去。在他身邊坐了一坐。也不唱戲。也不講話。連凳子還沒受着屁股的熱氣。就立起身來。說聲對不住。我要轉堂差去。等歇請過來。老五却始終沒有過來。見四寶起身。只照例招呼了一聲。各位一淘請過來。便自一同出去了。臨走時候。還有許多冷言熱語。句句取笑着春帆。春帆自覺再難容身。只得不得待終席。告辭先去。這裏衆人自有一番評論。這也不消多述。這天。直鬧到一點鐘敲過。才得散席。過了幾時。我把書局中應辦的事情。和辦事的規模。弄得大致就緒。身心稍許安閑了一點。接着。就有許多投稿的人



融齋寓言

寤崖子

▲善射

▲虛邑酒

虛邑之酒舍。有富人過而索飲。舍人視其顏  
醜。知其已醉而來也。乃取水數升。而投酒  
以弱半進焉。富人飲而美之。多與之值。其  
里之業酒者。聞之曰。今而知酒固以薄勝  
也。爰師其法。以期有遇。然嘗其酒者。輒  
吐而去。卒無市者焉。瘡崖子曰。甚哉。幸  
心之不可有也。里人以一生之業。伺一時爽  
味之口。彼蓋但見人之獲幸。孰知至己則無  
幸哉。是以君子貴遠謀。而毋誘於近利也。

●滑稽問答

問何種手是不能取物的。

答佛手。

達成

●野鶴劇事拉雜記(一)●李瀛洲

我是戲迷。還是個大戲迷。不但是看戲迷。還是個唱戲迷。北京大小戲園子。我都跑遍了。而且什麼。慶樂園。三慶園。光明劇場。我無一日。我不去的。我從早晨。睜開眼。先辦軍務事。只要一到了下午二點鐘。我公事一完。就該往戲園跑了。至到夜戲散了。我纔回家。除去應作的。幾家報館。從先各報館。都教我編小說。雜俎。現在都教我作戲評了。這一來。我反覺負擔輕了。又覺得著得意了。要是到星期日。軍營無了事。我就上票房。排戲去了。日復一日。真是窮忙。時光如同流水一般。一個多年頭了。我的戲癮。總過不足的。

那一天。我又跑到。慶樂去聽碧雲霞。走到大柵欄。一看。罷咧。慶樂園門口。寫着六個大字。是。（本園今天堂會。）我是捧霞

● 旅粵瑣談

古者棺不用釘。以柩束之。縱二橫三。後世則易柩爲釘。取其堅固。粵俗貧者仍用釘。富者則用螺旋。蓋免舉鎚時。登登之聲。使死者不安也。與古之柩束之意。不大相遠。粵東有所謂麻瘋者。爲傳染不治之症。故隨處皆有麻瘋院。其間自爲婚配。三世之後。例許出院。蓋謂其毒盡矣。

粵女裝束。寬衣博袖。下沿甚長。其袴亦大而長。亦雙跌。或着木屐。湘綺老人謂蛾髻廣袖。亦跌曳履。形容逼真。

相傳廣州順德村落女子。多喜拜盟。結爲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後。歸寧恒不返。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後返夫家。執中饋焉。若迫之過甚。至有相約自盡者。此種陋俗。雖賢有司勿能禁也。某君言。昔李鐵橋廉訪令順德時。曾加痛懲。罪及父母。此風始戢。今已不復見矣。

的一份子。他今天無戲。我就算。今天不能見他了。正在煩悶的時候。忽聽鑼鼓聲喧。入我耳中。我仔細一聽。原來由三慶園出來的。我一思忖。想起人。長吹噓城慶社的。楊保森。很有譚鑫培的味兒。我何不就進去。看看去咧。一邊想着。一邊走着已進了園內。台下的坐兒。滿滿一個不空。顧客都直着眼睛。往台上看例。我定睛一看。台上正演定軍山。園中賣坐役。直向我「幾位」幾位。「這邊有座」。我遂檢一個座。座下。賣坐役。問我道「先生」。「買過戲票沒有」。我說。我等個人。一會再買吧。

針一元

藥  
癢痛及

斷根每瓶洋

元氣必虛此

每瓶一  
各埠函

1

---

參著

說  
話

亞 三

初



是書

閱者

▲定  
▲洋便

來新

口碑

1

一

公麻里

▲事務所

徐

人老  
先亞

1

2017

頁國  
不中  
人國

七萬  
案之前

要

到

25

1

開莫虛

**作採収**

9

ALICE N. S. 1910

1





藝  
林

◎ 綺芬浪墨序

孫玉璽

天下惟跡馳不羈之士。乃喜著書立說。拘迂者不敢也。天下惟才華卓犖之士。乃許著書立說。空疏者不能也。姚江孫君綺芬。青年好學。其才奔放若不羈馬。故爲文不拘繩墨。洋洋千萬言。有長江大河之概。近成浪墨一書。類別門分。筆記小說詩詞等屬之。閱時七年。得稿四卷。將付剞劂。屬序於余。余謂大造生才不易。以孫君資秉之穎。學識之優。苟不沾沾於文字間。爲章句小儒。而致力於有用之學。大之足爲國家盡負擔。小之亦可爲社會策進行。斯世正慨才難。詎不能有所建樹。奚爲僅以文字鳴於時。是則此浪墨之成。余殊不能爲孫君喜。而轉惜其以有用之才。銷磨於無用之地。實辜大造生才之意。以是甚願是書出版以後。孫君其再折節讀書。力期達到。前程當未可量。卽或以舉世滔滔。羞與噲伍。不如獨潔其身。於翰林中爭一席地。名山風雨。亦足千秋。則學與年進。十年二十年後。復有著述刊行。我知閱世愈深。爲文愈遼。他日必有卓然可傳者在。浪墨特其嚆矢焉耳。孫君勉乎哉。因書數語以歸之。

野乘

傳善祥別傳  
(二十一)

善祥在后宮侍宴未回。湘芷流覽室內。圖書萬卷。觸目琳瑯。裏間文案堆列。奏章無數。徐步至案前。稍稍翻閱。有已批者。有未批者。暗暗嘆曰。此真不愧女相如矣。乘人不防。悄悄袖內取出一箋。置文具內。仍回步至外間。與鵲兒話當日入宮事。

善祥回院。兩人相見。宛如針芥相投。異常敬愛。湘妃低語曰。可笑東王痴心不死。猶思慕才人不置。臣勸之曰。才人既已入宮。才非但不可得。而亦不可望矣。就令可望。才人守禮嚴。痴想何益。王嘆曰。彼所守者禮也。我所思者情也。卽此二語。煞是可笑。善祥變色曰。姐勿爲此言。我此時只知有天王。不知有東王也。語至此。忽宮婢倉皇奔入曰。錢貴嬪在此否。妃娘娘不知何故。在后宮大哭。現已匆匆回府。請貴嬪亦速返也。秀清自前晚遇王三兒。又見宣嬌當時情態。本欲發作。轉念賤婢特有奧援。打草驚蛇。必多狡飾。不如姑忍之。可一網打盡。恰好天后萬壽。宣嬌入宮。秀清傳令將王府派來之禁衛三十六人。齊到後宮問話。須臾進來二十八人。尙缺其八。秀清曰。餘何在。一人曰。隨妃娘娘入宮去矣。秀清令召之還。三十六人既齊集。秀清遍觀之。無不體段矯捷。面目姣好。就中惟三兒尤冠羣。暗詫曰。噫。此唐宮之面首也。不禁勃然。顧左右一一縛之。驅入馬棚內盡行斬決。

筆  
削

恨軒瑣聞

劍舒

滿清之季。秘密黨會林立。無慮千百。其蔓延廣。勢力大如哥老會。洪門義興會。同盟會等。固無論矣。其亞於此者。尙隨在皆是也。卽就粵省而言。已更僕難數矣。近十餘年。以吾所知。則有三合會。大刀會。菜刀會。扶漢會。興民社。百二友。千人會。保龍團。同樂園等等。茲略紀其內容如下。三合會者。實爲秘密社會之先派。或言起自明亡。人民結合圖恢復者。或言雍正時八大俠之徒。發起摧撤清室者。或又言洪楊敗後。餘黨組織之。以再接再厲者。數說未定孰是。然其仔關係於革命者。則誠然也。此會蔓延全國。以達海外。西人嘗謂此爲中國著名秘密社會之一。可知其廣大矣。相傳創此之首領姓陳。北省拳術家也。時黨綱甚嚴。無絲毫侵犯人民。其宗旨純爲改革。比歲月遷流。會中不肖份子。漸趨不軌。爲非作歹。

厓父賞文

吾友東越許廬父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涵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還寓食  
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潤例如左  
聯語長聯二十元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 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三元 聯文均不作  
五十元 小說文言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聯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短聯五元 壬戌孟冬之月吳山余沈亞代訂

游記

●魯游小記(十八)

宜興徐瀛

錢者。聞已解散。女子之秘密社會。亦有數種。如迷夫教。不樂家會。六妹投河黨。等是也。其他黨會尙多。不佞乏記憶力。未能一一述之矣。

泚水橋在樓門西。跨泚水爲橋。爲登亭。必由之路。旁有石碣。題泚水橋三字。殿前列翁仲二。元豹二。角端二。華表二。相傳爲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勣所建。余等啜茗於享殿。稍休息焉。招待甚周至。

殿後有紅亭四座。先過子思墓。墓在至聖墓南伯魚墓西。碣題沂國述聖公墓六字。次過伯魚墓。墓在至聖墓東南。碣題泗水侯墓四字。墓均崇封。

至聖墓在泗水侯墓西。周圍五六十步。高約丈餘。崇封如馬鬣。墓碣鐫雙龍及水雲紋。中題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墓十篆字。余等均行禮焉。

子貢廬墓處在至聖墓左旁。計三楹。中祀子貢其手植楮在泗水侯墓南。幹已枯。今尙存一楹亭。足以保其遺跡。

自至聖林至北門約二里許。中過萬古長春坊。坊在城北文津橋南。旁有神道碑亭。兩旁古柏鬱鬱森茂。爭奇鬥勝。洵爲他處所罕見。

入北門。先謁顏子廟。正南爲復聖廟坊。其左爲卓冠賢科坊。其右爲優入聖域坊。復聖坊。北爲復聖門。其左爲博文門。其右爲約禮門。復聖門。北爲歸仁門。其左爲克己門。

其右爲復禮門。歸仁門北。爲仰聖門。仰聖門北。則正殿在焉。正殿祀顏子像。高約五尺餘。全殿頗壯麗。類題德爲四科。上聯爲一陽復收天下春。周冕虞削。五百帝王分譜牒。下聯爲三月神（神字似有誤擬查補正）通古今運。文經禮緯。萬千俎豆應簞瓢。殿後爲顏夫人殿。兩廡分祀顏歎以下。右旁爲追遠祠。左旁爲顏子與顏夫人合祠。均泥塑。其下列神位。陋巷井亭。現甚華麗。在歸仁門外。復聖門內。其碣題陋巷井等字樣。前有碑約高四尺。題陋巷故址四大字。其廟宇當就其故址而擴大者也。顏林在城東。約二十里。未及往南人北遊。其最不適者。卽爲途間灰沙是也。曲阜路政。尤不講究。灰沙較他處爲甚。余等於十時半赴第二師範學校午餐。先就灌洗室。洗去身面之風沙。頓覺舒暢。午餐時招待言所收遊資。尙存二百餘元。詢及作何支配。此余等急欲捐修自車站至孔林道路。以資提倡者也。午後一時。謁至聖廟。先至闕里。石坊跨道立。上題闕里二字。其地名闕里街。在至聖廟東北。孔子之故宅在焉。至聖廟前第一坊。爲金聲玉振坊。坊北有橋。水清可鑑。橋北爲櫺星門。門北又爲太和元氣坊。其左爲德侔天地坊。其右爲道貫古今坊。坊北又爲至聖坊。均高大。較復聖廟爲勝。更北爲聖時門。不啓。聖時門北爲弘道門。又北爲大中門。又北爲同文門。又北爲奎文閣。又北爲大成門。亦不啓。大成門之左。爲金聲門。其右爲玉振門。大成門之北爲大成殿。均丹色。余等自毓粹門繞進玉



當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別人見了我。總說我是一個頑皮的。小孩。我那時聽了這種話。兀自的小相信。有時還自思自想道。我頑皮在什麼地方呢。莫非他們有心與我作對。所以我說我頑皮麼。就是到了現在。我還沒有明白。我到底頑皮不頑皮咧。所以現在。拿我兒時的一件趣事。寫出來與諸位閱者評判一下。讓我明白明白。到底頑皮不頑皮纔好。

我記得在九歲的時候。有一天同我母親。到外祖家去掃墓。那時節正是春光明媚。惠風和暢的天氣。又是風箏上市的時候。所以我一踏進我舅舅的大門。就看見他們牆壁上掛着有很多的風箏。我就知道。這都是我表兄自己糊的。了。及到我一見了表兄。就要叫與我同去放風箏。我表兄那時也祇不過十一歲。但是他也是一個玩要的頑皮大王。他這幾天因為玩要。弄壞了人家的東西。所以我舅舅不准他出去。還在家中關着咧。這天我一去。他就借了我要放風箏的題目。帶了我出來。及到我走出他的大門。他就好像從鐵籠裏放出來的飛鳥一般。鬧得無天無地了。他的頑皮性。拿來與我比較起來。我是要望塵莫及。甘拜下風了。我們倆出來鬧了半天。不知如何那隻風箏。不肯高飛上去。那時我就異想天開。想了一條計策。對我表兄道。我想這風箏放不高的緣故。我倒想出來了。表兄問道。這什麼緣故。請你不妨說與我聽。我答道。我想現在妨說與我聽。平地上放。所以他不肯高。若要他高時。非到高一點的地方去放。

不可了。表兄道：這裏是沒有山的。那裏有什麼高的所在呢？我道：我們何不爬到屋上去放呢？那裏不是比這平地。高得多了麼？表兄道：這倒也會被你想到了。到底你的本領。也與我不相上下呢。他就拿了那隻風箏。別了這下呢。回到他家裏來。一溜煙跑到後園。架了一座扶梯。真的要實行我那條屋上放風箏的妙計了。我們剛走到屋頂上。那風箏還沒有放高。耳邊忽聽見一片嘈雜的人聲。從前面進來了。已經看見我們上屋。所個嘴快的。已經看見我們上屋。所以去告訴我們舅舅。與我母親了。那時祇見我舅舅。拿了一根竹杆。從扶梯上上來趕我們了。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祇得丟了那隻風箏。要想逃到隔壁人家的屋上去。我母親可真的要嚇壞了。他就在地下不住的喊道：你們若能快快的與我下來。我們就不打你們就是了。那屋上的瓦片。已經似雨一般的滾下來。我們的心中也別別的跳個不住。後來聽我母親說能免打。我們倆就趁了這個機會。跑了下來。不料我母親。還是打我一頓。當時的情景。我只要閉起眼睛一想。彷彿就在眼前咧。

們過了三年。十一歲時學會了踢球。亂踢亂撞。並沒有規律。也沒有球門。在草場上踢得高的。便是好脚色了。

最有趣而且不會忘的事。要算九歲到十一歲這三年的冬天。每逢下了大雪的一天。必得約幾個同志去到冰天雪地當中。把雪塊堆成雪山和人物。彼此笑評否否爲樂。但是如今見了落雪。縮在屋裏還要喊冷。那時吃些下飯。讀罷了書。還要故意跑到雪上去尋快樂生活。這裏面真有難說的哲理了。

從十二歲進了高小。直到十八歲中學出來的幾年當中。却又學會了足球網球棒球幾種運動。這幾種運動。這幾年。中更高興了。但是我的兒童時代。却很快活。很滿足的過去了。如今到社會上謀生活却難了。因爲在兒童時代。一味的快活。功課自然不能上緊。我因此感到學問不好。生活艱難。却要勸現在的兒童們。遊戲果然好。但是學問是你們將來到社會上謀生的基礎。千萬不要爲了暫時快活。却把這兩字忘了。弄得像在今日懊悔都不及纔好呢。

## 富案揭曉

此次徵求滑稽答案。讀者珠玉紛投。稿先後爲序。謹錄三十二卷。依來稿先後爲序。不致妄列名次。有數卷已逾三十字之限。因立意奇妙。不忍割棄。附此聲明。錄取者各有薄誼。准士日內由本社郵寄。尚有多卷。遞到較遲。不及編入。並求原稿爲幸。 笑孫謹白

### 滑稽問題

養兒子有什麼用

▲答案三十二卷

因爲要知道我與妻子愛情的熱度

達到了幾度。(洪熙)(本埠四川路青年會中學校)  
(四聲爺)姚醉梅(本埠新開路壽康里一六三九號)  
我將來生子。專爲多夜爇足之用(唐頤安)(本埠徐家匯復旦大學中學部)  
因爲要兒子障礙他母親與別人發生戀愛的關係。(劉笑時)(本埠廣東路七號隆茂洋行)  
爲娶婦咬舌之用。(文煥如)(本埠法界貝勒路義和里六號)  
養了兒子。可以做一个孝子。(雙關)(利華)(本埠小東門內陸家宅源遠里八十八號)  
養兒子可作廣告用。因我是開臘燭店。養了兒子。別人說他是臘燭店小開。因此人人知道我開臘燭店。那麼我兒子。豈不是做了廣告嗎。(王女士)(本埠城內福佑路一零七號)  
我養了兒子。希望將來爲我大出喪。(邱劍飛)(吳興久泰莊)  
養了兒子。叫他學吹鼓手。將來我死了。不必另外找錢雇用了。(一麟)(本埠城內候家浜)  
我自己也不曉得。(王竹君)(本埠愛而近路四七六號)  
討飯給我吃。(黃鐘)(本埠虹口同仁醫院)  
造成計開上一個不孝孤哀子的名詞。(楊寒梅)(常熟北趙弄福利小世界周刊發行所)  
我養了兒子。預備逃荒時拿他換大餅吃。(黃可達)(本埠愛而近路春輝里五四八號)  
養兒子有街輩的希望。(梅友松)常州州前街畢家希對門)  
倒要讓我請教棺材中長眠的阿媽娘。養我出來到底有什麼用。(不孝生)(蘇州鹽倉巷趙廉卿轉)

(未完)

第六期

芙孫編輯

兒童號

本增刊每星期日出版一張隨小說日報附送不取分文

本增刊按期刊載各種贈號先期預告讀者倘荷以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  
出後每篇分別致酬概照現在此例不受酬者請於稿末注明每篇字數至  
五(二)角為限以有趣味者為貴篇首題目須刻木戳務請繕寫清晰  
多以五百字為限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函面寫明星期刊編輯部  
稿不合恕不璧還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函面寫明星期刊編輯部

登者請先期與本社接洽

四尺聯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八尺六元  
條幅每條與聯同 中堂 視條幅加一倍 匾額字二元  
字大逾一方尺者加倍 執扇褶扇每面二元（不  
小楷）名刺一元（須製鈔版）書面題簽二元（劣書不  
題）尺頁每方二元（長闊逾一尺者加倍）

（收件處）上海寶山路升頓里念五號王寓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程小青介紹醫家**  
老友徐君紫明從梁溪周汾伯游精內科醫術前家母患肝疾甚劇歷治勿效後經徐君診治劑而愈于深歎其技之神又以徐君秉性真摯問病處方富有責任心初非近頃號稱名家者流視病人生命漠然無關者可比爰敢介紹以告病者  
徐君廣老北門內候家浜引年里

本刊內容 專載劇場消息  
及劇評劇談小說脚本豐富  
有趣味之滑稽文字實爲劇  
場唯一良好消遣品每週出  
版裝訂成冊彩色封面精緻  
美觀並選登名伶小影以增  
閱者興趣定於陽曆一月十  
三號（星期六）出版愛閱  
諸君盍興乎來

歡迎投稿 本刊抱公開主  
義除特約海上著作名流分  
任撰述外並歡迎各界惠稿  
以光篇幅（劇場消息劇評  
滑稽小品等尤所歡迎）一  
經選錄當以現金或書籍爲  
酬

上海北四川路廣吉  
里六百八十四號

劇場週刊社謹啟



本期兒童號，外間投稿甚多，均已擇尤刊載，此外又有一位小書家，一位小畫家，登台大會串，各演拿手好戲，一搭一擋，珠聯璧合，必能壓觀者之望也。

第七期爲愛情號，第八期爲社會號，缺稿尙多，敬乞讀者踴躍賜稿。

周瘦鵑爲本期特撰「我家之三兒子」一篇，因遞到較遲，刊入下期愛子一，青黃者生意。

我兒重叔

兒童爲家庭之「慰情物」。笑口憨語。咸足以祛除吾人生活之一切煩惱失意。兒童又爲夫婦間愛情之「維繫品」。蓋夫婦偶或失和悵悵于心中。而一迴念所育之兒童。情致即油然而興。怨念既消。自必和好如初矣。

雖然。凡此皆吾人之得益于兒童者。而吾人對於兒童所負之義務。亦至重大。義務維何。步亦不外養之育之。使成一良好國民而已。

兒時頑皮史  
木公

我十二歲的那年，在高等小裏讀書。每逢禮拜一，因為論大風下雨，總得回家一次。因為我是寄宿在校中的。我家距離這所學校約有五六里路。回家時，總邀了幾個同鄉人，步行來往。有一個禮拜日的下午，四點鐘一敲，我吃了點心，就辭別父母，預備到學校裏去了。於是到幾個同鄉人的家裏，去邀他們同行。豈知一個個都沒邀着。有的已經先去了。有的須待明天

兒童玩具

要算上海愛而近路其昌書店最爲价廉物美

介紹書家

小兒肇基。小名壽寶。年才三歲。今

入河中。我這時更慌了。所以很命的奔到校中。一般同學。見了我面色青白。都問我何事。我那裏敢直說。昨天某處浜裏有一條死黃牛。我聽了就曉得昨天那頭牛死了。害我小心坎裏好幾天不安寧。現在寫了出來。也算我自己一篇懺悔文字罷。

歲年（墨先肇人小本）  
三時寶生基嚴主刊



早上到校咧。我只得一個人獨行那條長路。看看野景。吃吃寂寞。藏着的花生瓜子。倒也不覺寂寞。行到半路上。我覺得腿痠了。就揀了一塊草地上坐着歇息。這時看見頭很大的黃牛。在地上吃草。這一頭牛興起。就拾了一塊小石子。望這頭牛的後身擲去。打個正着。那牛受了痛也跳起來了。想跑過來。那時我已立定了。急忙拔脚想逃。那牛已捧了一塊較大的石子。猛力擲去。恰巧又中了牛的頭部。那牛一跳。跳得三尺多高。後來似乎墮

还有一位画家

一 怡將軍大作。「特別空城計」奇

承認他是「人刀」。連他自己也承襲得。我不肯輕易把樣樣寶刊佈出來。因為前天有一個朋友來訪我。見了他的字樣。大為讚賞。口口聲聲說他的筆勁。很有幾分像清道人。這樣的奇珍。何處珍秘。還是拿來飽了大家的眼福罷。我當時會拿來答應朋友的請求。不過暗地裏代我的那位壽大爺。叫一聲小生獻醜了。

頑童日記

須重日記

計城空別特的畫軍將怡一子棟丁



稿一張。呈刊。不過亦要製銚版。方能存其真。司馬懿手拿酒壺一把。自開戲劇界之新紀元。因為諸葛亮近來窮極。左右聚童亦僱不起。在城樓飲酒。只好請司馬懿代勞也。此上美孫我兄。

童話

瘦鶴

爲父親說：走走也好。一月又可省好幾百文電車呢。

冠英點點頭，向大眾說道：今天對於吳鐵鎗兩生的比例，你們應當覺悟了。一個人的身體，宛如鐘表一樣，那機器讓他時常走着，他便愈走愈精了。你要愛惜他，不使他勞動，倒反糟了。人的身體，是越鍛鍊越強健，否則便要變成一個風吹倒的人。影響壽命事業，異常之大。而身體鍛鍊，尤以你們兒童營養時代，最爲要緊。錢生的父母，表面似乎是愛他，其實真是害了他。吳生的父母，才可以算是真正愛他呢。

（却酬）

爰興害

小謝

立睡處作吞食狀。爲余兄所見。聽爲冰糖。向余索取。授以一。余兄卽納之口中。覺味惡大嘔。呃竟。余兄怒余之相欺也。向余揮拳。子逃至母處。母以余兄貪嘴。自取其辱。不之直。僅略加余以呵責耳。午飯後。余兄以事外出。母親授余橘子兩隻。一賜余食。一囑交洗手後方准食。余乃取盆水至寢室。洗手畢將室門半掩。置盆其上。取橘子一隻。側身而出。未幾。余兄事畢返家。見余手中之橘。詰所自來。余答以出自母親。有一枚係贈兄者。尙留置室中。余兄聞之大喜。雀躍入內。及室門。方推門而進。余所置盆水。乃如銀河直瀉。余兄正當其衝。衣帽爲之盡濕。且盆盈適觸其額。填起作塊。驚痛大發。母親聞聲至。爲易衣關扉。奈髮爲糊膠。已與鬚發生連帶關係。急切不得脫。余睹狀。不禁啞然失笑。母親知余惡作劇。起笞杖。余懼刑責。逃入空室。嚴閉不出。室內無可遊戲者。當時殊苦寂寞耳。

步的跑了幾尺遠。就掙着氣喘起來。反是克強提起兩腿也似的。眨眨眼就跑到目的地了。冠冕不禁暗暗稱奇。輪到角力運動。世霖又是被克強輕輕一推。便兀自倒退了三五尺遠。毫無半點抵抗能力。

我父親乃是振業銀行總理。愛我異常。由我家到學校，雖只有半條馬路。但我父親恐怕我走不得，特地拿自己汽車，每日接送。家中還雇了兩個娘姨專來伺候我。先生膳。我這件灘皮袍多麼的好。這也是我父親跑了十多家皮貨店。



體操組作賽冠英。這天吩咐衆體操分組，第一組喊錢世霖，吳克強，便有兩個學童，應聲從隊中走出。冠英看那錢世霖時，約摸十歲上下，穿著生姿，肌膚豐潤，精神奕奕，顧盼生姿。那吳克強年紀雖也和世霖一般大小，可是衣服襤褸，面目黧黑，神氣也帶着瑟縮的樣子。比起世霖，大有珠玉瓦礫之判。冠英暗付：照這樣看來，一定世霖要佔勝着咧。

那知世霖，却是外強中乾。鵝行鴨

最後兩項運動結果。各組學童。都是互相有勝負。各項全輸的。却只有世霖一人。

冠英趁休息時候。把衆事重聚第一處。把世霖克強喊到面前。要想知道他倆。爲何年紀下船。體力却這樣懸殊。先問世霖的家況。世霖說。

才選着的咧。

冠英點點頭。又問克強：克強說：「我父親在一家工廠裏當司事。我忙得不得了。那裏有工夫來管我。我家裏除得一天吃三頓小菜飯外。再沒有別的食物。到我嘴裏了。我每天往來學校。一共有到五里路。却連電車都從未搭過。因

長成者。弟念籍道。我一日三餐都是白米飯啊。

▲不敢

教員向學生道。你臉上太餓了。像什麼樣子。倘若我臉上如此。趕到學校裏來。你見了以爲怎樣。學生道。先生不用顧慮。我頗知禮儀。決不敢指譏先生。